

“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

贾小军 著



文学
丛者
天津古籍出版社

XUE ZHE WEN CONG

河西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河西历史与文化”资助项目
河西学院科研创新与应用校长基金资助项目

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

贾小军/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贾小军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696-708-9

I. 魏… II. 贾… III. ①河西走廊—地方史—魏晋南北朝时代②河西走廊—地方史—五胡十六国时代 IV. 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8936号

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

贾小军/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0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80696-708-9

定价: 23.00元



自序

本书是笔者近年来研习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的心得,最初的考虑还包括南北朝河西历史,但在准备之时感觉一来资料有限,二来前辈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自己把握不好,因此最终只涉及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将书名定为《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主要是因为本书只是我的雕虫之作,许多论点还需以后进一步充实的缘故。由于书中对相关内容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故不再重复,这里就想对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的兴衰与“基本经济区”理论结合起来,略作补充。

“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冀朝鼎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①一书中提出的。冀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此后,许多学者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邹逸麟先生也指出:“我国封建社会里,每个王朝要站住脚,必须有一个基本经济区以支持此政权。它们对这一基本经济区的农田水利十分重视。秦汉建都关中,建有郑国渠、白渠。汉唐时期是黄河下游平原,大型水利工程多建于此。两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王朝的基本经济区,东南水利占全国首位。明清时期长江三

^① 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角洲地区是封建王朝命脉所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基本经济区,如成都平原为割据四川盆地政权的基本经济区,如三国时蜀汉。”^①这些论断同样适用于古代那些立足于某些特殊地域的地方割据政权,比如西晋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政权。

就五凉政权疆域而言,前凉“张氏盛时,尝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②。后凉“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壤宛然如昨也,乃未几而纷纭割裂,迨凉之亡,姑臧而外,惟余仓松、番禾二郡而已”^③。南凉占据武威以东的河西走廊东部以及河湟地区,史称:“南凉盛时,东自金城,西至西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④西凉尽有酒泉以西之地,但在诸凉政权当中最为弱小,辖敦煌、酒泉、晋兴、建康、凉兴、会稽、广夏、新城诸郡^⑤。北凉最初辖地较小,以张掖为中心,居南凉、西凉之中,至盛之时,其疆域“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⑥。比较起来,五凉政权中,先后统一河西走廊的前凉、后凉和北凉之中,前凉立国最久(301—376年,共76年),北凉次之(401—439年,共39年;若以沮渠安周败亡的460年计,则为60年),而以后凉国祚最为短促(386—403年,共18年),另外,南凉和西凉始终没有完成统一河西的事业,国运亦不长久[南凉18年(397—414年),西凉21年(400—420年)]。似乎五凉政权国运的长短与其统治的地域广狭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长约1000公里的狭长地带,在走廊之内,大黄山、黑山、宽台山等把走廊分为三个平原灌溉区,即武威、永昌绿

①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② 《读史方輿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6—137页。

③ 《读史方輿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1页。

④ 《读史方輿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2页。

⑤ 《读史方輿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5页。

⑥ 《读史方輿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4页。

洲平原,张掖、酒泉绿洲平原,玉门、敦煌绿洲平原。从祁连山发源的河川自东向西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分别流经上述三个平原,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灌溉十分有利。五凉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便是上述诸绿洲平原地区。与史籍记载相对照,我们会发现,诸凉政权中,前凉据有上述三大绿洲平原的全部,外加河湟地区以及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后凉最盛时也达到了前凉的水平,但临近灭亡之时,则只拥有武威绿洲平原的东部地区;南凉拥有武威、永昌平原和河湟地区;西凉初期只据有敦煌、玉门绿洲平原及其以西地区,迁都酒泉之后,又占据了张掖、酒泉绿洲平原的西半部;北凉初期仅拥有张掖绿洲平原及其迤北地区,灭南凉、西凉之后,则拥有了当年前凉的所有土地。

如果我们将上述三个平原灌溉区视作河西经济区内更小的经济单元,则五凉政权当中,前凉辖有河西经济区全境,外加西域大部分地区,其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自然整合了域内各方面的力量;后凉初期也有如此规模,但因其政权的军事性太强,无暇顾及经济、文化建设,故而至其行将灭亡之时,疆土已被其余诸凉蚕食殆尽,仅辖有今武威市及其周围的极小部分地区,生存已成问题,遑论发展;南凉看似地跨河西走廊东部及河湟两个经济区域,但因穷兵黩武,本来较为狭小的经济地域力量都不能利用,在五凉之中享国最短也是必然;西凉所据为河西走廊西部及西域东部地区,自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敦煌、酒泉两地便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尤其是曹魏时期利用当世能臣治理敦煌周边,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加上西域东部地域的经济力量,在河西三凉并立时代并不弱小,但比较而言,自古以来河西经济区域的重心都在武威至张掖之间,酒泉、敦煌绿洲尽管实力不弱,不过在群雄逐鹿河西的过程中,这种地缘经济上的劣势便显露无遗,以李暠之能,亦不能在攻克酒泉之后继续东进统一走廊,反在他去世之后三年便遭亡国的命运;北凉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割据局

面,应归功于沮渠蒙逊时期合理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政策^①,这使得它能够较从容地应对来自其他诸凉政权的压力,最终东逐南凉、西平李歆,完成走廊的统一大业。统一的北凉享国较后凉、南凉、西凉皆久,这与北凉将河西经济区整合在一起不无关系,也正因此北魏灭北凉尚需准备些时日,北魏太武帝言与李顺:“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②虽有李顺受沮渠蒙逊之贿赂的因素,但河西较为强大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凉政权赖以立足的,是河西经济区或者河西经济区内更小的经济单元,但因河西经济区力量本来较之国内其他经济区比如关中、汉中、四川等区域为弱,如果再将其划分为更小的单元,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割据政权自然就没有力量处理内政外交。就五凉时期河西人口而言,总量不过 100 万^③,若仍以汉武帝所开河西四郡平均分配,每一个区域只有 25 万人,在四凉并立或三凉逐鹿河西之时,每个政权的平均人口也就二三十万人,想以此力量去逐鹿中原,或者完成霸业,无异痴人说梦,因此才有李膺《述志赋》中“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求欲专而失愈远,寄玄珠于罔象”^④的感叹。五凉之中,前凉和北凉疆域广大,享国既久,政治、经济以至文化也多有建树,这与他们能将整个河西经济区整合在一起有极大关系。

五凉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河西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如果将其力量整合为一,则完全可以在纷乱的十六国时期鼎立一方,并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保存提供“遗种”之地,倘若使之四分五裂,则即便建立了割据政权,也必然会短命而亡。显然,河西经济区内更小的经济单元

①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北凉篇》之《沮渠蒙逊时期的政治》,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1—18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122,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条,第 3845 页。

③ 参见刘汉东《从西凉户籍残卷谈五凉时期的人口》,《史学月刊》1988 年第 4 期。

④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 93《西凉录二》,第 644 页。

并不具备长时期支撑一个割据政权的能力,即使在承平之时也是如此,更何况诸凉并立、战事频繁之时。作为“基本经济区”的河西概念,也只是在其域内统一之时存在,如果河西四分五裂,就不存在一个整体的河西,也就不存在作为“基本经济区”的河西了。“基本经济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作用于此亦可见一斑。

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内容丰富,本书只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且由于本人学识和能力有限,故对这一时期河西历史难以做到全面、客观的认知,如果相关论述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便深感荣幸。对书中的错误与不足,真诚期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贾小军

2009年4月于张掖

绪 论

自汉武帝时期开设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始终为汉廷所瞩目。如修筑河西边塞、屯田河西走廊以及置张掖属国等皆是^①。据《汉书》卷96上《西域传》:“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亦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这表明汉代置河西诸郡之初,已对加强经略河西地区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后河西屯田的设置,更加明确了这一点。史载:“(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②“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③又据《史记》卷111《骠骑列传》:“(元狩二年,浑邪王)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④张守节

① 参见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六章《西汉王朝对西北的开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第二章《西汉中后期的河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相关内容。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9页。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页。

④ 《史记》卷111《骠骑列传》,第2933—2934页。

《正义》云：“以降来之民徙边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综合以上所引史料，可知武帝时代经略河西事务，已基本上涉及了此后封建时代经营河西地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张掖属国的设置，更体现了中原王朝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因俗治边”理念，对安定河西少数民族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出发点，即为屏卫陇右、隔绝羌胡、打通西域，此后封建王朝处理河西事务多以汉法为本，都是这个道理。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河西地区在其后东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天平上，已不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砝码。如两汉之交，窦融利用河西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保据”河西一域；另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为做好攻灭北凉、统一北方的准备工作，曾先后派遣大臣李顺“使凉州十有二返”^①，等等。

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历史。简而言之，随着魏晋时期分裂、割据局面的到来，河西地区的统治者们利用河西远离中原战场的有利地位，纷纷改弦更张，伺机而动，准备在“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中一展身手，这些势力集团立足河西，东拒强敌，西结西域，表现出强烈的“保据”色彩。适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凉州之地，距中原颇远，然与西域相交通，其地实颇富饶，而文明程度亦颇高；西南苞河湟，又为畜牧乐土；故两晋之世，始终有据以自立者。”^②具体一点讲就是：（一）两汉之交出现的河西窦融政权，既“是统一国家政治动乱的产物，也是后来五凉政权的先导”^③，“窦融在河西诸方面策略的成功及其表现出的政治原理，又为五凉政权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和经验”^④。经过窦融时期的治理，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建置更加完备，这使河西既能在天下统一之际屏卫中央王朝，亦可在天下

① 《魏书》卷36《李顺传》，第832页。

②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③ 赵向群《五凉史探》，第21页。

④ 赵向群《五凉史探》，第25页。

扰攘之际保境安民,正所谓:“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①另外,自窦融以来,中原中央政府派往河西的地方官员多为当世之能臣,魏晋之际更是如此,如张既、徐邈、苏则、仓慈、皇甫隆等人。在凉州刺史等河西地方官人选问题上的注意,也是河西地区行政、军事建置更加完备的一个具体表现。(二)由于河西地区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即所谓“河西斗绝在羌胡中”^②,因而民族问题对其政治影响非常明显。这一问题不但贯穿魏晋南北朝河西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而且渗透到河西政治的各个方面。单就十六国时期而论,氐、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呈此消彼长之势,诸凉政权或战或和,对中原王朝或服或叛,在河西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即为显例。而在这个过程中,魏晋河西各族也完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民族融合。(三)史称:“河西者,中国之心腹。”^③又云:“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④正因河西居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之故,始终为中原王朝所瞩目,因此值魏晋南北朝中原扰攘之际,立足中原乃至江南、以中华正统自居的王朝,都不曾中断与河西的联系。表现于民间,则是中原移民大规模涌入河西。当然,以河西为移入地的大规模移民,在前凉之后基本上停止,但小规模流徙却时常有之。这种移民浪潮在给河西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河西局势的动荡。(四)与移民涌入河西相对,前秦灭前凉、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之后,都曾实行过复民租赋、徙民出凉的政策。客观地说,复民租赋、徙民出凉,对迅速稳定凉州(河西)局势具有一定效果,但此举终非安凉的根本大计,前秦统治河西时期河

①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6页。

②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6,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条,第6178页。

④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63《甘肃镇》,第2711页。

西政治、经济少有建树便是例证。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河西长治久安的问题,还必须将河西地区纳入全国统一的规划之内,站在全局的高度加以解决。在这方面,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凉之举,也奠定了此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开发河西地区的理论基础。(五)五凉时期河西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给河西、关中以及平城等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六)因为政治形势相对稳定,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在度过了纷乱的东汉末年之后,经济、文化建设都较以往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到河西区域经济,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史家言“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①,诚不我欺。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魏、隋唐帝国都从河西汲取营养,从而营造出此后闻名的隋唐盛世。

^① 《资治通鉴》卷90,元帝建武元年正月条,第2842页。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从窦融保据到河西民变	(1)
一、窦融保据	(1)
(一) 窦融保据的政治经济基础	(1)
(二) “保据”战略	(3)
二、凉州民变与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10)
(一) 凉州民变	(10)
(二) 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13)
第二章 北方民族融合的层次与趋势	(15)
一、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述论	(15)
二、“先进化”趋势——立足于魏晋名士放达的考察	(24)
三、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	(27)
四、魏晋五凉护羌校尉置废与河西民族格局	(31)
第三章 魏晋时期河西郡守人选情况研究	(40)
一、三国时期蜀、魏凉州政策比较	(40)
二、西晋时期凉州刺史、郡守情况考察	(60)
三、张轨刺凉	(65)
(一) 张轨刺凉的原因	(66)
(二) 从州府政治到门阀政治	(69)
第四章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政治形势研究	(78)
一、前凉中后期河西地区政治形势	(79)

二、前秦、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89)
(一)前秦灭凉与治凉	(89)
(二)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	(93)
三、南凉、西凉、北凉逐鹿河西	(98)
第五章 五凉移民与河西学术变迁	(109)
一、五凉时期河西的四次移民	(110)
二、五凉时期河西移民的影响	(113)
三、关于五凉之后河西学术的“转型”问题	(120)
四、关于陈寅恪学术观点的争论问题	(123)
五、结论	(127)
第六章 汉晋之际西北经济背景下的河西	(128)
一、关中与河西经济的发展	(128)
二、经济交流的进步	(131)
三、魏晋动荡与西北经济	(135)
四、小结	(138)
第七章 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的新发展	(140)
一、河西农牧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141)
(一)五凉时期的河西战事、移民与经济环境	(142)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及其成就	(144)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的新特点	(157)
(一)以维持地方性割据政权统治为宗旨的地域经济的 发展	(158)
(二)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区的内外联系与交流	(174)
(三)古代河西城市群的形成	(179)

第八章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以河西走廊出土

文献为中心	(183)
一、《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相关统计	(183)
二、《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相关统计所说明 的问题	(193)
三、《神玺二年八月口富昌镇墓文》考释	(200)
四、《西凉户籍残卷》与《北凉蔡暉等家口籍》及相关问题	(206)
(一)文书内容	(207)
(二)文书所见诸问题考述	(210)
附录	(226)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2)

第一章 从窦融保据到河西民变

一、窦融保据

(一) 窦融保据的政治经济基础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①。史载：“（融）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②又云：“（其）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③与汉朝皇室的姻亲关系，以及窦氏“累世在河西”的致仕经历，成为窦氏家族自窦融之后得以位致通显的基础。对于与汉朝皇室的姻亲关系，窦融虽未曾直接加以利用，但却一直为窦氏子孙所自豪。窦融曾上书光武帝刘秀称：“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④可知窦氏的“外戚”身份，为窦融及其子孙入仕并位致通显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当然，仅凭这种心理优势还不足以真正在汉代政坛上有所建树，而窦

①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5页。

②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5页。

③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6页。

④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800页。

氏“累世在河西”的致仕经历,便成了窦融等人从政的真正基础。后来,窦融之所以受推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正是因“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①之故。窦融本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前引史料“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云云,正是他在“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矣”^②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而他又很快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据《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融)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融于是日往守萌(按,指更始大司马赵萌),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

当然,窦融之所以选择河西作为自己的“遗种处”,还不仅仅出于上述政治方面的考虑。“河西殷富”的经济条件,以及“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的军事地理优势更是主要原因。河西地区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自不必论,单就河西经济而言,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移民屯田于斯开始,其经济就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河西地区自有记载以来就散布着各种游牧部落,他们以牧业为主繁息于斯,也就是说,畜牧业本是河西地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农业只是零星地点缀其间,所谓“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③、“用谷量马牛”^④等,正是对河西地区经济情况的真实写照。而窦融所谓“河西殷富”,已是对河西地区经济新情况的描述。这种新情况就是,经过西汉中期以来的开发,尤其是在河西大规模的屯田过程中,“采用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农业区域不断扩大,农业生

①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

②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6页。

③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4—1645页。

④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